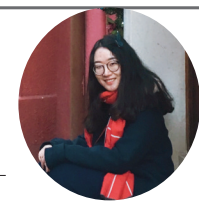
克市

《鱼王》诞生在这片大地上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

9月,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沿途风景进入燃烧般的变色阶段,海量的白桦与红松,接着是蒙古长调一样源源无尽的草原,接着,是浩瀚的沼泽,它们像交响诗中的不同旋律一样,循环往复地追着列车出现。乘坐“彼得大帝号”旅游列车由西向东行进的我们,将跟从领队晓梅,游览铁路干线上的几大核心城市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起初并不在游览名单上。



但有一天傍晚,在列车包厢用餐时,我跟领队谈起,前苏联小说家阿斯塔菲耶夫曾带给我的震撼,然后,我背诵起最喜欢的段落,写的是叶尼塞河上的捕鱼人被牛虻追击的场面:“这儿的牛虻几乎有麻雀大小,它们的头都竖起来了,身上像斑马般有一条条花纹,嘴上的尖针像铁路上的道钉……”

领队晓梅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,她接着背:

“牛虻围着小船打转,像军事歼击机那样轰鸣着,它的额头上,眼睛像出租车的车灯那样发出磷磷的绿光。”

我们惊讶地望向对方:“你也喜欢《鱼王》!”

“当然,《鱼王》看完了,一夜都在做梦,都在被鲟鱼和牛虻追着跑。”

此刻,正是大地上的夕阳隆隆坠落之时,我们兴奋得都忘了吃那皮厚馅大的俄式饺子,晓梅打电话联络当地讲解员,说要为我们加一个项目——在列车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,我们将集体下车,去奥夫夏恩卡村参观阿斯塔菲耶夫的故居。

这额外的行程是免费的!晓梅情愿少挣利润,也要带我们去瞻仰她喜爱的作家,理由居然是:去了你们就会知道,那些天才的句子,那些神乎其神的比喻,还有那些似乎连接刹那和永恒的思索,都是从哪里来的。

我们就去了那座用原木垒起的故居,小雨初歇,门廊上的地板湿漉漉的。卧室很小,单人床格外狭窄,阿斯塔菲耶夫使用的书桌是一种古典的两头沉式样。桌上,驯鹿式样的座钟与黄铜台灯,似乎还在等着主人归来。书架上放着阿斯塔菲耶夫与家人的生活照,他与大文豪们会面的照片,还有普京前来敬献红玫瑰的照片。阿斯塔菲耶夫本人直到白发苍苍,都喜欢坐在伐倒的原木上看书或构思他的小说,这似乎成为他与故乡血脉相连的方式,直到今天,故居院子里还立有他坐于原木上休息的“生日照”,而那节原木也放在院子里,经受着西伯利亚的冷雨。

作家生于此地,也长眠于此。

作为一名大作家,阿斯塔菲耶夫从来不写长篇小说,他是融合的高手,擅长将小说、抒情散文与道德思辨融合,他的笔触就像19世纪俄国杰出的风景画家列维坦一样,遍布令人震撼的光影细节。《鱼王》包括13篇短篇小说,以鱼为主线,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博弈,探讨了生态变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,其神妙的比喻俯拾皆是,例如,当地人把刚捕获的鱼熬成鱼汤:“汤面上的鱼油竟像覆盖了一层熔金。在锅里甚至有什么东西清脆地响了起来,就好像是熔化的金粒滚动着叮叮当当地掉到了这口大铁锅的底部。”在这段描述中,他不去描绘鱼汤的色泽、香气、点滴成珠的稠厚质感,他将鱼汤的稠浓演化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声响,这种独辟蹊径的笔力,让人经久难忘。

故乡应往何处发展,阿斯塔菲耶夫从没给出现成的答案,他的想象力就像神奇的放大镜,故乡奇异的景观,清冽的空气,纷繁的昆虫与鱼群,都在其中悉数呈现,他由此启发读者:应当为故乡做些什么,才算管好了“自己的家业”,故乡的恢弘美景,方不会与我们的子孙后代告别?

皮恩扎

托斯卡纳乡间小城

丁亚芳 出版社编审。热爱阅读,旅行,写作。



清晨,驾车从佛罗伦萨出发,穿行于托斯卡纳南部连绵起伏的山野之间。约莫两个多小时车程,便抵达坐落在山脊之上的著名文艺复兴小城皮恩扎。



这座名城,中世纪时还只是一个破败萧条的小山村。街巷狭窄,屋舍凌乱。命运的转折,始于一位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教皇庇护二世。他亲自主导,依照人文主义的城市理想重塑故土。新城的楼宇街巷设置疏朗有致,规整和谐,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完整落地的文艺复兴“理想城市”。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,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。

小城颇小,一条街就能走到头,半小时便可逛尽,它真正触动我的,并非它精妙的建筑布局,而是在这主街仅三百米、人口不过千余的方寸之地,竟坐落着两家开了近百年的独立书店。每家店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,却挤挤挨挨地放满顶天立地的胡桃木书橱,盛满这一方土地的文脉积淀。

书架上,陈列的图书带着浓郁的托斯卡纳本土气息,以托斯卡纳建筑典籍与奥尔恰谷风物图集为主,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坛三杰——但丁、彼特拉克、薄伽丘的代表作《神曲》《歌集》与《十日谈》,都摆放在醒目的位置。还有描写托斯卡纳乡居、田园的诗歌、随笔,以及各类艺术明信片。品类不算繁多,却大都装帧精美。窗边设有简易的阅读角,凭窗而坐,满目皆是山谷丘陵的盎然绿意。

这份沉静的书香,并不仅限于窄小的书屋四壁。常年沿街摆放的流动书摊,通常像卖水果、卖蔬菜、卖点心的摊位一样生意兴隆,会有顾客与摊主,像街坊一样畅聊读书感受。我们去的时候恰逢六月,小城中心广场正热热闹闹地举办文学市集,依托畅销书衍生的大量文创周边,包括书签、帆布包、T恤、靠垫、台灯罩子、记事本等,应有尽有。作家、诗人、翻译家齐聚市集的核心位置,与读者见面。托斯卡纳阳光炽热,这些忙于签售的作家,脖子上的皮肤都晒红了,得知我在退休前做了三十多年的出版社编辑,坐在作家边上的图书编辑通过翻译软件告诉我们,到了晚上7点钟,广场上还有诗歌朗诵会,作为编辑,她是文学沙龙的召集人,为了令文学聚会的宾主尽欢,她还自学了调酒。这位年过半百的编辑诚恳邀约:“诗酒不分家,欢迎中国的同行来喝我自己调的低度果酒,晒晒托斯卡纳的月光。”

古雅的小城,还是诸多经典影片的取景地。此刻,在皮恩扎城墙上极目远眺,奥尔恰谷起伏绵延的坡地,正是浸润着文艺复兴璀璨荣光的那片沃土,文字里的诗意,在此落地为触手可及的人间实景。1968版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就是借庇护二世广场,复刻莎翁笔下维罗纳的老城,将古朴宫殿化作朱丽叶家族的宅院。银幕上炽热纯粹的爱恨悲欢,曾在这片浸润文艺复兴精神的土地上静静上演。

作家陈丹燕说,若有来世,愿做托斯卡纳山坡上的一棵树,静静地伫立山野。领略小城皮恩扎的魅力之后,我知道,这不是一句溢美之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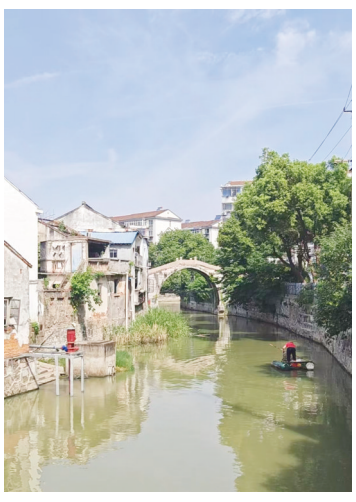
宜兴

不老的月城

梅南频 1954年11月生,宜兴人,出版《爱的春季》《绿叶的光芒》《太阳神》《红茶馆》及长篇小说《砂魂》等。



月城街没有景区大门,也没有游客统计牌,百来米长的老巷,流量藏在周末的人潮里。平日里巷陌安闲,老人坐在阶前晒衣裳;一到双休与假期,四方寻来的打卡者便填满青石板,白墙黛瓦下,新游客与老居民,同在一条巷子里共生。



月城是明代永乐十四年所建,那时宜兴县城扩建东门叫百渎门,门外修筑一道半圆形的瓮城,本是防御工事,古称“域城”,日久方言流转,便成了温润的“月城”。巷口的东仓桥始于南宋宝庆年间,至今保存完好无损。

月街紧靠东仓河河埠,水利便利,轮船码头就设在巷口河岸边。南货店、布庄、米铺、木器竹器作坊、春泉楼茶馆鳞次栉比,是老宜兴东门最热闹的市井。

清末上海招商局轮船停靠这里,1924年郭沫若坐船到此上岸,写下《到宜兴去》,记录宜兴战乱民生,留下珍贵文字记录。

旧时的东仓河紧贴巷侧流淌,石桥跨水,河埠连绵。明清数百年,这里是漕运仓储、市井商贸的核心地段。挑夫扛粮、商贩摆摊、船家靠岸,整条街巷终日人声鼎沸。月城一百八十间老屋,多为明清至民国遗存,是典型的江南居住模式。白墙黛瓦错落相依,木质排门一字摆阵,两层小楼沿袭“下店上宅”的古老格局,四通八达的窄巷弄堂,古井、河埠、惜字壁洞随处可见。俨然成了宜兴市中心区域现存格局最完整、烟火最绵长的古街老宅,一砖一瓦,皆是带着古城的岁月底稿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古街更名为东风巷。一个极具时代气息的名字,覆盖了旧朝月城的余韵,却没能改变街巷的格局与风骨。

八十多岁的陆婆婆是月城街的活字典。她世代居于此地,三间门面,许是大户人家。

陆婆婆带我走了五条小巷,她说,古巷共有房屋一百八十八套,其中公房二十一套,私房一百六十七套。现今有七十八户人家依旧守着老屋晨昏,四十三间沿街老屋全部开了新店。她说,民国时巷内皆是老店,布庄、粮铺、茶馆依次排开,街坊邻里世代毗邻而居,谁家有难,全员相帮,整条巷子亲如一家。那时的月城街,没有精致装潢,没有络绎游人,只有最朴素的市井温情。城市扩建后,曾经繁华的月城街渐渐沉寂,藏于闹市深处,安然蛰伏。

陆婆婆很感慨如今的月城街终于迎来了新生。六百多年的老街成为今日网红打卡地。古老的民居稍加修缮,以旧修旧,保留原有的白墙黑瓦古朴形制,一家家店铺依次开张,简约的招牌、温柔的灯光,为古巷添了新潮气息,时常有小型时装秀在空巷间开展,现代时尚与明清古巷相融,别具韵味。每到周末,游人穿梭巷道,镜头对准斑驳古墙、错落黛瓦,定格新旧交织的景致。巷间笑语欢快声取代了旧日安静。

游人贪恋这里的文艺新潮,却大多不知,脚下的青石板曾踏过明清商贩,身旁的老墙听过漕运繁华,幽深的巷道藏着六百年古城脉络。它从明代走来,旧韵依然,新景生长,成了一个不老的传说。